



建築師

JIANGZHOU SCHOOL

五二一

建築師

25

建築師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师》编辑部 编辑

本刊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任煥章 阳世镠 杨君武 晏隆余
徐 镇 黄汉民 彭一刚 喻维国 蒋智元
谭志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5 1/4 字数：393 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800册 定价：2.45元

统一书号：15040·5119

J A N Z H U S H I

目 录

深切悼念徐中先生 (1)

· 建 筑 论 坛 ·

关于中国建筑创作的几点思考 武汉大学建筑学系 张在元(3)

· 建 筑 理 论 研 究 ·

语言·逻辑·建筑艺术 同济大学 沈福煦(9)

建筑艺术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吴 延(17)

空间使用方式初探(下) 胡正凡(24)

· 城 市 规 划 研 究 ·

居住小区规划布局结构的新探索 范耀邦(45)

保持昆明风貌 发扬春城特色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初探 汪 骥(61)

· 居 住 环 境 和 住 宅 ·

中国农村居住建筑的继承和革新 赵喜伦(71)

向居住科学发展

——从住宅科研的内容和方法谈起 周 勤(82)

西方住宅“使用者需求”研究的发展 毛晓兵(87)

· 公共建筑研究 ·

- 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楼建筑设计 王胜平 (94)
游乐园建设的若干问题 马国馨 (130)

·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 ·

- 庄俊 (156)

· 建筑历史研究 ·

- 人类扩大室内空间的成果——大空间结构 (下) 吴海遥 (164)

· 建筑师札记 ·

漫话协调

- 寄庐夜话之二 师在 (181)
匡溪行 张永和 (184)

· 外国建筑师介绍 ·

- 迈克尔·格雷夫斯和他引经据典的隐喻建筑 (上) 乐民成 (192)

· 连载 ·

存在·空间·建筑 (三)

- [挪威] 诺贝尔·舒尔兹 著 尹培桐 译 (203)

- 《建筑师》丛刊第 1 ~ 25 期文章题目索引 (229)

THE ARCHITECT

VOL.25
JUN.1986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Dept.
of THE ARCHITECT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CONTENTS

Dearly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Mr. Xu Zhong (1)

• Architectural Forum •

A Few Points About Architectural Design Work in China

..... by Zhang Zaiyuan, Architectural Dept., Wuhan University(3)

• On Architectural Theory •

Language, Logic and Architecture

..... by Shen Fuxu, Tongji University(9)

What kind of Art is the Art of Architecture?

..... by Wu Yan, Shandong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1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s of Architectural Space(II)

..... by Hu Zhengfen(24)

• On City Planning •

Recent Studies on Structures of Layout of

Regional Planning by Fan Yaobang(45)

Maintaining and Enhancing the Features of the

Spring City of KUNMING

—APreliminary Study on City Planning of Famous Historic Chinese Cities

..... by Wang Hua(61)

•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ousing •

The Inheritance and Reformation of Dwellings in Chinese

Rural Districts by Zhao Xilun (71)

Toward Developing the Science of Living

- Let's Begin our Discussion from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our Research on Housing by Zhou Qin (8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ers' Need" Study for Dwellings,
in Western Countries by Mao Xiaobing (87)

•Public Architecture •

- The Design of Classroom Building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Wang Shengping (94)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musement
..... by Ma Guoxin (130)

•Famous Architects of China •

- Zhuang Jun (156)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

- Achievements in the Enlargement of Interior Space by
Man—Structure of Large Space by Wu Haiyao (164)

•Notes by Architects •

Casual Talks on Coordination

- Item II of the "Night Gossip in the 'Jilu' Studio" by Shi Zai (181)
A Journey to Cranbrook Academy of Art by Zhang Yonghe (184)

•Foreign Architects •

- Michael Graves and His Evidentiary Metaphorical
Architecture (I) by Yue Mingcheng (192)

•Serial Article •

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3)

- by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translated by Yin Peitong (203)

- Index of THE ARCHITECT vol.1 ~25 (229)

- Sketches by Architects inside back cover

深切悼念徐中先生



著名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和建筑教育家——徐中教授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九时十分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建筑界与教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他。

徐中教授，一九一二年六月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生前曾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常委、天津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建筑系主任、名誉主任、教授等职务。

徐中教授早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成绩优秀，他的建筑设计优秀作品就曾刊登在当时的建筑月刊上。一九三六年曾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三九年回国，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先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解放后，徐中教授由南市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调到唐山北方交通大学建筑系任教，并兼系主任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来天津大学任教，并担任土建系副主任、建筑系主任工作，至一九八三年因病改任名誉系主任。

徐中教授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深受学生欢迎。徐中教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热爱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高质量的建筑师是他的崇高志向。徐中教授是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创建人，并对它的发展，特别是树立良好的学风作出了贡献。

徐中教授在建筑设计与建筑理论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素养。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就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建筑设计的创作活动。不管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他都曾设计过许多很好的建筑。解放后，他更是怀着极大的热情，从事建筑创作。一九五一年他设计的北京外贸部大楼，就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

的建筑风格的大胆尝试。他坚决反对对古典建筑形式的盲目照抄搬用，主张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的形式，博得了国内外建筑专家的好评。一九五三年以来他曾先后应邀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工作，为这些重点工程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徐中教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十分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中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具体分析建筑中的矛盾，长年不懈地从事建筑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写的《建筑与美》、《建筑艺术性究竟在哪里？》、《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建筑新风格》、《论建筑功能与建筑艺术的关系》等诸篇论文，均以其独特的见解在建筑界受到极大的重视与推崇，为建筑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徐中教授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积极参加支持反蒋抗日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解放后，徐中教授专心致志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徐中教授虽曾遭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但在学术问题上，总是按照党的“双百”方针，坚持真理，申述自己的正确观点。在十年动乱期间，对待政治上的迫害和诬陷，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相信党，相信群众，并敢于义正词严地反驳对他的诬陷。粉碎“四人帮”后，徐中教授胸怀宽阔，不计较个人得失及恩怨，对运动中反对过他的群众，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均以诚相待。徐中教授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尽管身体虚弱，并患高血压及心脏病，他仍然愉快地担负起建筑系行政和设计院的领导工作，还经常在家中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各项工作。一九八〇年八月他又患重病，但他仍从各方面关心学校和建筑系的工作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徐中教授还忘我地完成各项社会工作。他积极拥护党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坚持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关心政协和九三学社的工作，是天津市九三学社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在每次中国建筑学会所召开的会议上，他总是能认真思考，踊跃发言，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徐中教授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忘我的工作作风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我们悼念徐中教授，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搞好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为振兴中华、建设好新天津，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中教授，安息吧！

(本文系1985年12月26日追悼会悼词)

(上接第248页)

城市的形象	[美]凯文·林奇著 刘光华校	(一) 19 (二) 20 (三) 21 (四) 22	244 196 203 215
存在·空间·建筑	[挪威]诺伯格·舒尔兹著 尹培桐译	(一) 23 (二) 24 (三) 25	218 225 215
现代建筑的混乱局面	[美]赫克丝苔勃尔著 王申祜 摘译	24	197
城市并非树形	[美]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著 严小曼译 汪坦校	24	206

关于中国建筑创作的几点思考

武汉大学建筑学系 张在元

解放以来三十六年我国建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建筑创作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建筑界的各种思潮几起几落，使得许多有棱有角的建筑师收敛锋芒。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之中，一批有才华、有思想、有建树的建筑师卷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年华虚度、事业苍白、万马齐喑、建筑界陷入了彷徨与沉闷，正如贝聿铭先生所说：“中国建筑已处于死胡同，无方向可寻”。●

要寻找中国建筑创作的方向，首先需要的是大胆的探索、纵横向的比较与研究，归根结底是言行一致。“言”就是要我国广大的建筑师打破沉默，敢于“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说富有远见卓识的话，这样，我们才能在辩论、探讨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寻找我们自己的新路。“行”就是要在我们自己创立的理论指导下，勇于实践，真正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能立于世界建筑之林的建筑作品。

中国建筑师要做到言行一致，谈何容易！前些年里，建筑师确实是言不由己，说话、写文章首先得考虑“棍子”与“棒子”的份量，所以许多真心实意的话不敢说；至于要创立什么学派、树起什么旗帜、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那简直是不可想象！关于“行”，曾几何时“政治统帅一切”，建筑师作设计受命于“长官意志”，建筑学的理论只是纸上谈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变，中国建筑界更是一派明媚春光。建筑师心头的冰河解冻了，希望之光在中国建筑界的地平线上重新升起。但是，目前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讨，在此我们直言不讳，因为现在可以说了。

1. “建筑盲”之国

“文盲”、“科盲”之多，常常被认为是某一个国家、某一民族的耻辱。在此我们同样认为：建筑盲也不例外。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建筑盲’之国”。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请看事实：

读某大作家洋洋万言的某名著，通篇将设计建筑的建筑师与工程师混为一谈，在这位作家的心目中，几乎毫无建筑师的概念。他的公式是：建筑师=工程师；

近年来，每年暑假国家和地方均开办各种夏令营，然而却从未有出现“建筑夏令营”；

● [美]B·戴蒙斯丹：《现在的美国建筑》（访贝聿铭），黄新范译

我国中小学的教科书中很少有介绍中外名建筑的文章，完全没有介绍某位著名建筑师生平及其成就的文章。这样便造成中小学生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熟悉、不了解建筑与建筑师；

解放以来，我国还没有表现建筑师奋斗及其成就的电影和电视；

长期以来，广义的科学技术人才的观念通常不包括建筑师；有一句口号声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多年来，我国设有建筑学专业的高校只有几所，培养的建筑学人才少得可怜，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及其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

我们的新闻媒介宣传的重点是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当然这些宣传十分重要），却很少宣传建筑师。我曾经对湖北荆州专区某中学的50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作过简单的测验：知道华罗庚、陈景润的人是多少？结果是100%；知道梁思成、吕彦直的人是多少？结果是零。与此同时，我还抽查了另一个班的一次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答卷，绝大多数学生都想将来成为科学家、新闻记者、无线电工程师、医生、律师、作家等，然而想成为建筑工程师的学生全班只有一名，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学生也是只有建筑工程师的概念，对建筑师是陌生的；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建成后，因为这是一项重点“政治工程”，所以各方面都大力宣传，然而宣传的重点却是建设者，而不是设计这座建筑的建筑师与工程师。

社会上从上层领导直至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国古建筑及其价值，保护与修复古建筑的要求与意义很不清楚，有关这方面的普及知识非常之差。于是，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惨遭厄运。尤其是些名山大川为建电视转播塔及其它军事设施而拆毁、破坏的古建筑比比皆是，如四川峨眉山金顶建筑为修电视塔而被焚毁就是一例。

“建筑盲之国”表明在建筑学方面是愚昧之国。某些建筑师的作品之优秀，却无人评价、无人敢于肯定；某位建筑师的作品之拙劣，却由于是某位首长“拍板”的工程，却无人敢于直言批评。其实，首长也难免有“建筑盲”，由他们“拍板”的工程决非全是上乘之作。在此不妨略举一例：武昌洪山宾馆是湖北省的直属宾馆，近年来，省府某些部门负责同志出国考察大开眼界，下决心投资六百万元重新装修宾馆。重新装修并非有害，问题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装修方案。但是，装修方案是首长们的“指示”，并未得到行家们的论证与研讨。现在初步装修的效果是：室内大厅四周贴满镜面玻璃，视觉混乱；室外建筑小品龙飞凤舞（注意：龙口里的珠子是用黑墨水涂的），俗不可耐……有人试问：花六百万元装修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我国的计算机，发展我国的足球事业，要从娃娃抓起。确实如此，发展我国的建筑事业，摘掉我国“建筑盲之国”的落后帽子，看来也得从娃娃抓起。

2. 贝聿铭成就的启示

贝聿铭所取得的成就为国际建筑界瞩目，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我们中国能否产生象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师？我们中国究竟是否需要象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师？贝聿铭在事业上的成功说明中国建筑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贝聿铭的事业是世界的，中国建筑师的事业能走向世界吗？

贝聿铭自己也承认：中国建筑界人才济济。确实，要在中国建筑师中找出贝聿铭第二、

贝聿铭第三……也许不难，而主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建筑师的历史地位、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条件怎样？诚然，当代中国需要象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师，也能产生象贝聿铭这样的建筑师，但要如此，首先必须正确地确立建筑师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地位，真正地为建筑师的创作、竞争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条件。

从文革期间走过来的一代建筑师是多灾多难，其地位之低，命运之苦源于一场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建筑师不就是设计房子的吗，何罪之有？连马克思也说过，人们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既然要“住”，就必须靠建筑师设计房子。可有人就一口咬定说这些房子是“洋房”，建筑师的设计是“洋奴哲学”、是资产阶级的“大、洋、全”！我们的房子不需要美，那都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货色，我们要的是“革命化的”、“反修防修”的建筑。“左”的口号之响震耳欲聋，扼杀了建筑师的创作、搅乱了建筑师创造性的思维体系。回顾那一场历史悲剧，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中国失去了一代建筑师，失去了一个建筑时代！

中国之大，大得能容纳一千个、一万个贝聿铭式的中国建筑师创造自己的建筑世界。既然中国要兴起史无前例的建筑文化复兴，必然就会诞生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代巨匠。巨匠的出现犹如天上的星斗，需要的是晴空，而不是乌云。但愿我们的巨匠不要在“内耗”中悄悄地消逝，让我们的巨匠站起来吧！让他们的成就载入中国建筑史册，进入世界文化宝库。

3. 有建筑无“学”，有“学”无建筑

香港李允鉞先生在《华夏意匠》一书中写道：“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上，建筑的技术和艺术并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问。”这段话指出了我国建筑学理论的先天不足。在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将建筑看成是一门独立的学问。那么，现代中国的学术领域既然已经有了建筑学科，建筑学理论的创立与研究又有何进展？

解放以来，我国建筑界的学者就民族形式、建筑类学、又红又专、高低层建筑、建筑设计方针等一系列课题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争鸣与探讨，可是结果如何？结论如何？至今尚无分晓。事实上，许多问题都超越了学术领域，其结论完全被“设计方针”左右，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统帅一切”。所以，我国建筑界的学术探讨无不受国家的政治风云与经济形势的影响。显然，我国的建筑学术理论探讨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开始出现生机，才开始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我国的建筑学理论研究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先沿袭西方、后借鉴于苏联、六十年代以来又在封闭的状态下“自力更生”。中国建筑界的学者非常勤奋，长期以来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尽管风云变幻、困难重重，仍然一直坚持致力于创立新的中国建筑理论体系。但遗憾的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建筑理论的研究总是摇摆不定，不是已经肯定的理论遭到批判和否定，就是已经否定的理论又重新抬头……。有人说，国外的建筑学者创立了各种学派，提出了各种观点、口号，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和宪章，在建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许多专著……可我们呢？解放三十多年来主要的只是创造了一条方针：“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条方针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建筑理论的主调。难道这是贬低自己而崇洋媚外吗？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比较正是表明了我们从事建筑理论研究的差距，对此我们应该承认。实事求是地说，至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建筑理论体系，还拿不出几幢真正具有中国特色而又能立于世界名建筑之林的建筑，在相当程度上还无法用我们自己

的理论体系解释并论证中国建筑的活动和现象。我们的建筑师写文章介绍建筑设计，较为普遍的写法是从工程到工程，很难找出半点“在诗外”的“功夫”，所以人们认为这种设计是有“建筑”无“学”，没有指导性的理论，也缺乏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叫同行们“学”什么呢？又能从您的设计中获得多少“学问”而又举一反三呢？简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只有“抄袭”、“模仿”，因为从方案到方案既省力气，又可以很快获得“经济效益”。这样一来，便使得“大玻璃窗”满天飞，“绕水楼梯”遍天下；窗不分南北，檐不分东西，怪哉！

说我们完全没有新的建筑理论也是不对的。多年来，我国建筑界的一批学者锲而不舍，在理论探索方面颇有建树。譬如：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理论，中国风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中国园林建筑设计的理论，中国生土建筑的理论，中国旅游建筑设计的理论等等。但是，我国建筑学许多分支的理论探索研究尚处于“本本”阶段，还没有按照某种理论体系相应地设计并建成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新建筑，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因此，人们就说这是有“学”无“建筑”。仅仅在纸上、黑板上“盖房子”是远远不够的，建筑师既要创立新的理论，又要创造能说明并论证新的理论的新建筑。

4. 我们并不贫困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古代中国产生，这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持西方中心论的学者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爱因斯坦就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伟大的成就，即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欧几里得几何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对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的发现。据我看来，人们对于中国贤哲们并没有迈出这几步是不必感到惊讶的。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些发现毕竟做出来了。”是谁作出来了这些发现，爱因斯坦指的当然不是中国人。李约瑟认为爱因斯坦缺乏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知识，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发言权。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点并无根据。他深刻地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入手。”李约瑟的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建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建筑界有些人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不仅认为现代科学和文化源自西方，而且认为现代建筑理论也是从西方产生的。我国的建筑理论从古至今都是贫困的。尤其是在当今年青的一代建筑师中甚至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外国有那么多的建筑流派、主义、宣言、口号与名言，有那么多的新奇古怪的建筑，可是在中国似乎一切都得靠我们从零开始。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由于西方建筑理论信息泛滥，我们只是被动地吸收，而没有真正地主动加以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忽视甚至忘掉了我们的“根”和历史背景。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

当我们全面地发掘、回顾、研究、总结中国建筑史，不难发现，我们并不贫困。

梁思成先生说：“世界现存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

●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弟兄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也同样是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他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

一位名叫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的英国建筑学家在《插图本世界建筑史》（World Architectu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一书中为“中国建筑”部分写下了这样一段前言：

“中国文化成长于中国本土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之上，不受外来干扰而独立地发展，很早便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的铜器时代直至最近的一个世纪，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连续不断，完整和统一。

中国建筑就是如此方式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组成部份，很早便发展成它自己独有的性格，这个程度不寻常的体系相继相承地绵延着，到了二十世纪还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定的传统。就是这种连续性，当然并不是任何真正的古物，有助于造成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的要旨”。

我国历史上的建筑文化的发展尽管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但其特征却是古老和不断的连续相继地发展，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着伟大的丰富、成熟和优越。

今天，无论现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地步，全世界的建筑学者如果要研究东方建筑，必须要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建筑文化。不是有许多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建筑师提出了各种设计理论吗？诸如波特曼的“共享空间”、黑川纪章的“利休灰”、赖特的“有机建筑”、密斯的“少就是多”等等，究其来源和实质，事实上都包含着很多中国传统建筑的思想和内容，在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发掘到这些理论的“根”。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对他们的那些设计理论感到神秘莫测、高不可攀，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对此难于直接察觉而已，这正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价值观念、建筑态度、对技术方案选择的标准以及对建筑思想表达方式的不同。我们崇尚“含蓄”，总是希望让建筑自己“说话”。

翻开我国近代建筑史，同某些国家相比，由于我国一直处于动乱年代，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在建筑理论、建筑技术等方面确实我们落后了，但是这比起欧洲中世纪黑暗年代漫长时期的建筑衰落，无论在时间还是在落后的程度上讲并非相对应。社会发展史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是起落交替，建筑理论及其创作因而也是摇摆不定的。

解放后，我国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步建设，国情环境、政治背景、社会体制、生产方式、文化水平等诸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制约建筑创作。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建筑成就。如果进行历史上的纵向对比，我国目前已取得的建筑成就从宏观上看是大的，而从微观上看有些方面却有所停顿甚至倒退！如果从横向同某些发达国家的建筑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确实落后了！但是，落后并不等于贫困，落后并不等于沉入酣睡。中国建筑师在精神上、智力上并不贫困。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建筑师无疑会干得非常出色，一定会涌现出一批驰名国际的建筑大师。照目前这样的政策和形势干下去，中国建筑创作繁荣复兴是大有希望的！

在此还不免要奉劝某些同志，再不要为我们的所谓“贫困”叫苦连天、唉声叹气了，再

● 梁思成《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文物参考资料》1953. 10

也不要折腾我们的建筑师了，放心大胆地让_{我们的}建筑师去干吧！我们并不贫困，我们有丰富的建筑师人才资源。

5. 开放，让我们加入世界建筑师的行列

当我乘飞机越过国境线飞临太平洋上空时，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的宏大，我们的国家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份。我，既是属于祖国的一名建筑师，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名建筑师。

长期以来，我国的绝大多数建筑师处于一个封闭体系之中，我们的所见所闻是如此短浅，因而使得设计思想僵化、设计语言贫乏，设计理论空洞。信息时代加速了信息的产生过程和传递过程，同时也大大地缩短了某些信息的“有效周期”。在以前一个封闭的国度里，我们所能接受的大多是现代建筑理论与信息的“转手货”、“二流货、三流货”甚至是“冒牌货”！由于我们孤陋寡闻，往往造成识别能力差、评价能力弱，理论水平低下，所以不是上当受骗，就是盲目地搞“一阵风”，不管国情民俗是否适应，一味“快上”，以致于造成某些工程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现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这对于发展我国的建筑创作十分有利。

有人认为：发展我国建筑创作的出路在于开放，开放则是今后中国建筑创作发展的大趋势。这种观点称得上是远见卓识。

过去的封闭使得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有几点是非常突出的：

“少见多怪”。对于有点新、奇的建筑形式，总是看不惯，轻则挖苦、讽刺，重则“无情地批判”；

“洋人至上”。对于某些重点工程，以交给“洋人”设计为荣，不管“洋人”设计水平如何，也不管已建成的建筑耗资多少、是否“适用、经济、美观”，无不大肆吹捧；

“照搬照抄”。在某些工程设计中，为追求所谓“现代化风格”，不认真分析研究国外的一些建筑设计资料，一味照某些建筑形式抄袭……

在我国众多的新建筑中，真正是属于创作的作品也许还为数不多。要提高我国的建筑创作水平，关键是要开放，让我国的建筑师有更多的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让我国的建筑师加入世界建筑师的行列，同世界各国的建筑师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要在设计方面大胆地进行海外开发与竞争。既然丹麦建筑师伍重能设计悉尼歌剧院，日本的建筑师能在中东大展宏图，成千上万的外国建筑师和设计事务所在世界各地角逐、占领建筑市场，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师不能出去显露锋芒！有人说，我们建筑师的设计水平和竞争力太低了，出去打不开局面。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近年来，我国建筑师为第三世界国家设计的建筑，上至元首官，下至住宅，不是已经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了吗！这充分说明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是完全可行的。如果我们不出去见世面，经风雨，那我们总是落在别人的后面。

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让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台阶上创作。

|| 建筑理论研究 ||

语言·逻辑·建筑艺术

同济大学 沈福煦

建筑艺术总是通过具体的建筑形象作为其语言来表述的，因此人们往往以为建筑艺术只与形象思维（特别是视觉的形象思维）有关，但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形象思维，是指对于由感官所获得的感知形象，在大脑中与记忆中的形象产生某些联系而得到的一种对形象的判别或认识。它的思维结果；或者思维目的，最终是形象。所谓逻辑思维，指的是由感官所获得的感知形象，在大脑中与记忆中的形象产生某些联系，但它所得到的，或者说它的思维结果或思维目的，最终不是形象，而是形象的结构，即形象的概念或形象之间的关系等等。形象思维的过程仍具有逻辑特征；逻辑思维总要依靠形象来进行。应当认为，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思维的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罢了。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得通过语言来完成。思维，就意味着语言的作业。因此对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研究，首先应当从研究语言入手。

尽管建筑艺术是一种由形象所产生的对象，但当它上升为概念，上升为艺术性的含义时，就成了一种抽象的对象了，从而也就上升为一种逻辑上的概念了。至于其中的思想性，就更明显地含有逻辑成分。只要建筑在被思维着，它的高级形式就是一个逻辑概念。

一、建筑与语言

形象与词必然产生联系。找不到词的形象，我们很难对它进行更多更深的感受。形象感受的深刻性，是与其词的确切性、丰富性联系在一起的。如对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建筑形象来说，如果我们不仅知道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建筑，而且又知道它是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曲折过程，最后由米开朗琪罗完成设计，同时还知道这一建筑有些什么造型特征和历史价值等等，那么我们对这一建筑就会得到更多的感受。对一个建筑形象的了解程度，无疑能以语言的多寡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随着在这一建筑的表象上的“语言”（信息）越多，对这一建筑的理解就会越深刻。如果我们已经在记忆中存在着某些词化了的建筑形象，那么当我们进行再感受（如观看实物或照片，乃至用语言、文字来描写）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形象的进一步感受、理解和启示。例如，如果我们事先已经了解赖特的霍夫曼落水别墅，那么当提到这一形象时，不仅能浮现起这一建筑形象的视觉表象，而且也会联想到其他一些已知的以现代建筑“语言”构成的建筑形象，并产生某些启迪或灵感；当我们看到门德尔松的爱因斯坦天文台或密斯的李卜克纳西—卢森堡纪念碑的图片时，假如我们事先已经熟悉这些建筑，那么不仅能对这些形象产生再感受，而且也会联想起表现主义的其他许多形象。

这些都表现为语言的功能或作用。

尽管有些词是抽象的，例如均衡、对比、对位、节奏等等，但只要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必须借助于词化了的形象才能理解），我们就不难与具体形象产生对应。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建筑构图中的对位，他就很难找到一个具体形象来进行表述，更谈不上对位的处理了。所以说，形象与词的关系，是建筑与语言的关系的基础。

形象也与语法结构产生联系。从思维的概念来说，这种联系属逻辑思维。它的思维对象或目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种形象本身内部关系，或形象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说：“太和殿位在紫禁城的中部；它是北京故宫的心脏。”这里虽然有很强烈的建筑形象，但这句话的意思却不是形象，而是形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当于语法结构问题。

再如，当我们见到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形象时，有可能联想到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及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我们见到格罗皮乌斯的法古斯工厂形象时，也有可能联系到它的特定时代感和德意志民族特征等抽象概念。总之，形象能使我们产生许多联想，而我们所联想到的对象越抽象，则思维的逻辑成分也就越多。

当然，在现实中形象与词、形象与语法结构的这种关系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总是既对形象本身、又对其关系进行感受、品评或处理，但这两者的基本性质是不同的。

建筑和语言，大体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研究：

首先，关于文和言。语言是文和言的抽象和综合概念。语言的生命在于应用。世界上有些语言（如西夏语）虽然其文字还存在，但由于失去了功能，所以实际上已经消亡了，象历史文物一样只剩下了语言的躯壳——文字。建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正如语言中的“文”一样，也是一种无生命的对象。只有当这种“文”被人“言”时，即只有当建筑被

人们使用时，才注以“生命”。许多古代建筑在功能上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作用（如宫殿等），但它在今天作为供人们参观游览或作为民族的象征，才不失为它的生命力，如同语言中的成语典故一样地还能放出异彩。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应当理解，古代建筑的原有的功能已经消亡了，只留下了躯壳，今天存在的古建筑在功能上已经变迁了。因此，如何把古代建筑形式应用到今天的新的建筑，也就能得到某些认识。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言语中再讲那些“之乎者也”的古语了；但成语和诗句之类，不但能够在现代语言中参与进去，而且更能使语言生动、优美。成语和古诗句之类在今天的文章中得到运用这一点，在建筑上是值得借鉴的。古代的建筑形式也只是在某种精神功能上、思想性和艺术性含义上才有它的应有地位。然而，也由于这些形象的运用，却使建筑更生动得趣，更能使人产生联想，意会到它的文明的继承性、连续性，从而也就更具有思想性和哲理性，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我们曾经提到，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内容到形式，都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民主制。“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象，在惊愕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4页）不论是伯鲁涅列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教堂，还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卡必多山上的建筑群，都可以感受到古希腊、古罗马建筑的语言痕迹。但是，它们在功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上没有重复古代，而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适应着新的时代和社会要求。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形象才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其次，关于顺序。句子或文章的顺序，有个可逆性问题。有些场合，在句子中语序的颠倒，或文章中的倒叙、插叙、补叙等，反而使句子或文章更生动、优美。例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

正是由于语序颠倒而产生了美。如果直言说“今夜露白，故乡月明”，则就比较平板了。然而，在另一些场合，语序或文章就不能颠倒，或者颠倒之后会改变语义。建筑空间在顺序的安排上同样也有这两种概念。例如，如果唐乾陵自北向南反走出去，即由朱雀门穿过神道再经过长长几华里的通道直达第一道门出去，其感受必然与进入时大不相同，即不可能产生陵墓建筑所要求的气氛。但相反，有些中国古典园林布局，正入和逆入却会各生情趣。如苏州拙政园，若先游中部，再入“别有洞天”尝西园，则是由动到静的感受；而如果入园后把中部一笔带过，先游西园再返中部，则又能产生另一种即由静至动的情趣。这样两种顺序，能各得妙趣，所以就不会感到重复游园之乏味了。这个道理，正在于顺序的作用。

第三，关于结构和层次。在语法中，句子有简单句、并列句、主从句等等，又有对称、并列、递属等结构形式。这一概念与建筑空间的结构和层次很相似。空间之间的并列、主从、宾主，重置等关系，正与句子的这种构成形式相对应。句子的这种结构逻辑关系不能乱套，建筑空间群的结构和层次安排也同样不能随便乱用。同时，句子之间往往用关联词、连接词或标点符号等来交代，那么建筑空间之间也有同样的概念。例如门，在建筑空间语言中正起着一种标点符号的作用。廊、过渡空间或其他空间，也就对应于语法中的那些连接词或关联词等。空间之间的围与合、透与漏、隔与挡等等，都是空间关联的处理手法，正象文章中的用词一样值得推敲。有时候，空间处理的好坏，其关键正是在于这些部分的处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维琴察的圆厅别墅，其四周用了进深很大的柱廊，不仅丰富了实体形象（增加了层次），而且也使室内外产生了空间的过渡或渗透。那么这些柱廊也就成了这个建筑的主要处理内容了。设想若没有这些柱廊，那么不

仅使实体形象笨拙呆板，而且又使室内外空间过渡感到突然。诗要炼字，但并非每字必炼。它也正见对这些关键字上进行提炼。这就是所谓“诗眼”。如“漠之帆来重，冥冥鸟去迟。”（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胄》）其中“重”、“迟”就是“诗眼”，是经过作者的凝练的。这些字，从内容到形式来说都是关键字，在整首诗中作用不小。建筑空间的关联部分，往往就起着这种“诗眼”的作用。

语言美是指什么？它不外包含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能够被理解这一前提下力求确切性、深刻性和优美性。那么所谓建筑美，也就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总是包含物质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仅是从形象的形式感出发。

为什么建筑和语言会有这种相似？这是因为建筑和语言同样是人所创造的、用思维来实现的。建筑本来就是语言的形象照应。按照这个意义，建筑的构成原理也可以说是一门建筑的“语言学”。

二、建筑和语言的流变

可以说，语言与建筑的民族与地域的差异是同构的。基本相同的欧洲建筑，与欧洲各地基本上都同出于一种语系（印欧语系）有一定联系。中国的建筑与汉藏语系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这种相同性，主要在于其语言的逻辑结构。无论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等，其语言的逻辑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同样，这些国家的建筑在形式上也基本相同。

除了民族和地域上的这种特征外，我们更要看到它们在时间上的流变关系。语言随时间的流变，与建筑随时间的流变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就是说，语言和建筑两者具有共同的时空特征。这种共同性的根本因素有两方面：

其一，建筑的创作或感受，就是一种信息的运转或交往。这种过程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所以都须通过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